

孙郁 著

一个漫游者

与鲁迅的 对话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孙郁著

一个漫游者
与鲁迅的
对话

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

孙郁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)

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5 印张 4 插页 315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

ISBN7—228—04837—7/I·1801 定价:17.50 元

目 录

序 曲	1
一、己身的苦乐	5
二、生命的路	26
三、绝望的眼	49
四、死去的文明	71
五、阿 Q 是谁	94
六、国民性格	117
七、语言之谜	138
八、“被近代化”之路	160
九、异端的选择	184
十、爱欲与女性	211

十一、所谓学术	233
十二、新旧文人	256
十三、艺术杂谈	284
十四、艺林情趣	307
十五、为何写作	328
十六、诗性与人性	349
十七、左翼与真理	372
十八、一个都不宽恕	392
尾声 漫游者的自语	418
后 记	427

序 曲

漫游者在旷野里。

天色渐暗了，他向着远方望去。灰蒙蒙的四野望不见什物，只有奇异而泛红的暮霭显着生气。他拖着沉重的双腿向前走着，汗水滴在脚下……

他已走了很久、很久，所见的，都是陌生的人们。中国的许多地方，他均已去过了。他做过农民、工人，当过教师、诗人。他曾有一个富裕的故土，但他还是远离而去；他曾年轻过、快乐过、满足过，但最终还是放逐了自己，成了一个漂泊者。

他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，仿佛是在梦里一般。

忽然有一天，一个过路人指着灰尘满面的他笑道：你不该清洗一下自己么？

他惘然起来，在这个世间，即使是水，在他眼里，也是不洁净的。

而在一个乡间的茶馆，一位白发的老者笑道：要到哪里去

呢？为什么步行，而不利用工具？

漫游者淡淡地笑着，他觉得只有双脚踏在土地上，才感到了自我的存在。

他想和许许多多的人交流，但没有谁听他的呓语。

他想息影于山林，在悠然的诵经声里超度己身，但那太清苦，似乎有无形的东西，压迫着身躯。

而乡间又太寂寞了，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，难道不该向往热烈与轰鸣？

城市呢？漫游者走进了高楼林立的都市，却猛然感到，那儿也不是自己的家园。在喧闹的马路旁，他的心感到窒息。

漫游者像个幽灵，不知道该走向哪里。他的心冰冷起来，血液渐渐地凝固着。他觉得需要点什么，抓攫住什么，但那究竟是什么呢？

一天，他来到了一座墓前，那一刻，他忽地觉得，不该再走了。

在那墓前，他站立了很久、很久。那是深秋的一个雨天，在静静的雨中，漫游者惬意地承受着沐浴。世界已经消失了，除了墓主，漫游者忘却了一切。那一刻他想赤裸着身子，让雨洗去一生的尘垢，像斋月的穆斯林，走进一个清洁的世界。

此后有无数个夜晚，他独自来到墓旁。想说些什么，倾诉些什么。那一刻，他觉出自己是弱者，禁不住悄悄流下了泪水。

一个希望“他在”而拯救己身的人，正是一个可怜的奴隶。他叹息着，感到了己身的悲哀。

但他却快意于与墓主的对视，似乎只有与这已逝的灵魂攀谈，生命才会泛出亮色。

他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从远远的天边传来，漫游者在精神

的天幕上，感受到了一个远去的英灵给予他的暗示。那是一个多么神奇、庄重的所在！中国的土地上，从未响动过这一声音。

无数个白天过去了，无数个夜晚也过去了，但漫游者与那灵魂的对话，似乎总在开始，没有终点，也没有结论。

在对话中，漫游者感到了超越的可能。他把一切记录下来，留给相识或不曾相识的人们。

在那墓的碑上，有他十分熟悉却似乎又永远读不尽的名字：鲁迅。



一 己身的苦乐

漫游者：知道先生的名字，是在少年时代。大概是1968年吧，我在学校的一间破陋的图书室中，看到了一本旧版的《呐喊》，同时看到的，是一本薄薄的《鲁迅传略》。那时读不懂先生的文章，也不知道你的具体身世。所以要读先生的书，一是书的来源渠道很窄，在我们那个镇子里，是看不到什么书籍的。另一方面，听父母曾介绍过先生，并说在你的文字里，可以找到人生的答案。当时我的父母正在接受劳动改造，家境寒酸得很。我几乎是在一种绝望的心境下，读到了先生的作品。我知道自己并未从本质上把握了那些文字，可那种幽愤的情思、沉郁的人间情怀，是怎样抚慰了我幼小的心，令我至今难忘。在这些动人的画面里，我似乎看到了以往的生活，知道了世间曾有过那样非人的存在。在先生的深广的咏叹里，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心灵呼应。似乎先生并未远去，仍那样忧郁地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。那时候我一下子喜爱上了你，在你的文字里，我懂得了生命价值的另一种意义。这种意义，在课堂上是未曾

学到的。

我是4岁那一年，随着被单位开除的父亲，搬到小镇子上的。那个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古城，有着几百年的建城历史，是辽南的一个重镇。如今在地图上已很难找到它了，它正消失在新的工业城市之中。那时候古城给我带来的，大多是不愉快的故事。很奇怪，先生当年在作品中描写的“鲁镇”，与我生活的地方是那样的相似，除了江南与塞北的差异外，风俗、礼仪、心态，仿佛是在一个模子中套出的。我震惊于这一发现，历史难道是重演的么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渐渐地感到先生的魅力。真正的艺术，是植根于民族的常恒之态中的。我相信这是一句至理名言。我正是从自己的生活中，感受到先生的预言的魅力。而且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的精神便与先生的著作，纠缠到了一起。

先生生于晚清，时逢辛亥革命、国民革命、国共内战，这些经历，距我们好像已十分遥远了。可你的文字，像是写给今人看的一般，每每读之，都有种亲近的感觉。记得下乡插队的近三年生活，手中常看的，便是你的著作。考入大学中文系上学时，做的第一篇论文，也是关于先生的。青年时，第一次来北京的我，来不及去看长城、十三陵、天坛，首先去寻访的，是鲁迅博物馆。我觉得四处都有你的身影，好像我们的生活，亦在先生注视的目光之下。如果说一生中有谁真正影响了我的道路，那只能说是先生。无论在职业的选择还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，我似乎都生活在你的巨大的影子里。

但是有时候，深夜间扪心自问的那一瞬，我常想：读懂了先生么？在为你的作品写下了大量杂感、论文时，是不是也在亵渎着先生？我无法回答自己的责问。这样的時候，我便一次次读你的书，想找到你与我们这一代人的联接点。但我朦胧了，

好像置身于茫茫的大海里，不知道竟该漂向何方。先生的影像，也开始缥缈起来，感到在那些熟悉的文字中，却还有那么多难以破译的密码。这迫使我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路，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，谛听到你灵魂深处那个真挚的声音。

我喜欢你那些谈论自己的文字，我以为它是无伪的、真实的。倘要了解先生的自我意识，不能不去读一读它们。因为在那里，记录着中国人的苦难，记录着一位为真理而求索的伟大灵魂的历史。然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，似乎离先生已十分遥远了。如今谈起晚清，谈起新文化的启蒙运动，仿佛是一个古老的故事。而对一个个疏离历史的人们，我不止一次地呼吁，去看一看先生的作品，听一听你的诉说。你的经历，你的思想，对于当下仍麻木存活的人们，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提示。

鲁迅：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中，大

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办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毕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

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……^①

漫游者：在这个时候，你选择了文学。据你的回忆，之所以弃医从文，是因为要解放中国人的灵魂。你在《文化偏至论》中，谈论过类似的观点。那时看到人们惟物是趋，不从精神上入手改造国民性，你痛心疾首。我以为先生的这一选择，一方面是自尊心受挫的缘故，更主要的，还是一种对生命价值形而上的渴望吧。同样是留学日本，周作人、王国维等人，并没有这样的激情。我在你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回顾里，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冲突。我相信没有经历过苦涩的早期记忆的人、没有在厄运中承受沉重的人，不会有这类的感觉。“走异路、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，是从炼狱中走过的人都会萌动的念头。1977年底，我参加了“文革”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之后，当拿着录取通知书，告别了在苦涩中生活了20年的故土时，嘴中吟诵的，便是这句话。许多年后重读到它时，曾勾起了我怎样复杂的回忆。我忽地觉出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那种期冀的可爱。虽只丁丁点点，但那扑向光明的渴念，正是人的尚未沉沦的心智的闪光。

但寻路是艰苦的，我看到你最初留日时给友人写下的信件，从中体味到游子之心的甘苦。我相信你最后选择了文学，并非仅仅出自经济与爱好的考虑。一种无法摆脱的使命感，大概是内心真切的动力。先生与弟弟周作人大量译介外国文艺，试图筹办刊物，其目的，乃是改良社会。那时你写下的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人之历史》、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，是很冲动和

^① 《呐喊·自序》。

热情的。我后来还很少看到先生写过这类古奥而激昂的文字。先生早期的哲学观、文化观、艺术观，差不多都在这里呈现出来。而且，这些文字，亦是先生思想的逻辑起点，后来精神的许多闪光点，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色。

鲁迅：那是寄给《河南》的稿子；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，文章要长，愈长，稿费便愈多。所以如《摩罗诗力说》那样，简直是生凑。^①

漫游者：但这文章是有气韵的，在气魄上与力度上，均已超过梁启超。比起你的老师章太炎那时的文章，也不让半分。但回到国内之后，有很长一个时期，你放弃了写作，看了你的信件和文章，才知道你有个时候，长久地沉静下去，陷入了悲观与绝望的境地。

鲁迅：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……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

^① 〈〈坟〉题记〉。

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是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^①

漫游者：自《狂人日记》之后，先生的作品便一发而不可

① 《呐喊·自序》。